

唐长安里坊内部道路体系探析

郑 卫 李京生

【摘要】鉴于学界目前尚缺乏对唐长安里坊内部道路体系情况的清晰认识,通过对文献史籍的解读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提出唐长安里坊内部的道路体系是由十字街和沿墙街、十字巷、曲组成的三级道路体系,并认为整个路网呈方格网形,是在一定的规划和建设管理下形成的。

【关键词】唐;长安;里坊;道路体系

INTERNAL ROAD SYSTEM OF LIFANG OF
CHANG'AN IN TANG DYNASTY

ZHENG Wei; LI Jingsheng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l road system of Lifang in Chang'an city in Tang Dynasty, and by interpreting and analyz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well as data from archaeological stud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road system in Lifang in Chang'an is a three-level road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crossroads and walls along street, cross-lanes, and Qu.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whole road network takes the form of pane network which comes into being under certain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backgrounds.

KEYWORDS: Tang dynasty; Chang'an; Lifang; road system

1 引言

关于唐代长安的规划和建设,规划学界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对长安城的整体布局、道路体系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直至今日,由于文献资料的语焉不详和考古资料的缺乏,对里坊内部的道路,尚知之甚少。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董鉴泓先生为代表,认为里坊内部是由大小十字街和曲组成的三级道

路体系,大小十字街把里坊划分为十六个区块,曲是自发形成的,零乱地分布于里坊内部。^①另一种观点认为里坊内部存在的是由 15m 的大十字街和 2m 的曲组成的二级道路体系,小十字街实际上就是曲。孙晖、梁江两位先生持此说。他们认为里坊内部的路网是大街廓的树形道路系统,是一种由严整规划的大尺度网格街道与自发生长的有机住区相叠加的形态,曲的分布是零乱和不规则的,并给出了道路骨架模式的臆想图(图 1)。^②

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唐长安里坊内部是由十字街和沿墙街、十字巷(小十字街)^③、曲组成的三级道路体系。^④十字街宽 15m,沿墙街宽度小于 15m,十字巷宽 5~6m,曲宽 2~3m。整个路网呈方格网形,是在一定的规划和建设管理下形成的,而不是自发生成的。

2 唐长安里坊的三级道路体系

2.1 十字街

《长安志》记载:“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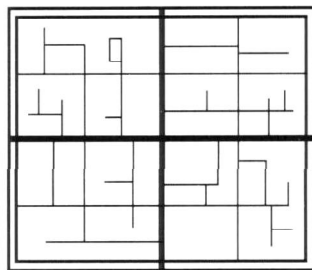


图1 唐长安城坊里内部街道骨架模式臆想
Fig.1 Imaginative map of Lifang road system in Chang'an in Tang dynasty

资料来源:孙晖、梁江,《唐长安坊里内部形态解析》。

【文章编号】1002-1329
(2007)10-0081-07

【中图分类号】TU 984.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郑卫(1975-),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京生(1956-),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修改日期】2007-09-11

坊……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南北九坊……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⑤可见长安城除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设置一条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他诸坊分布有南北、东西向大街交叉而成的十字街。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对里坊的勘察和钻探中，于怀德坊中央发现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道各一条，两街交叉成十字形。新昌坊也发现十字街的残存遗迹。而位于皇城南侧的长兴坊仅有东西向的街道，未发现南北向的街道。^⑥这些都与《长安志》记载相符，可见十字街的设置是确凿的。由于怀德坊和新昌坊的十字街宽度都是 15m 左右，因此，学界一般公认十字街宽度为 15m。^⑦

2.2 沿墙街

《太平广记》卷 299《韦安道》有“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指韦安道）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的记载，同书卷 484《李娃传》记载：“（郑生）至安邑（里）东门，循理（应作“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后左扉，即娃之第也。”这些记载表明坊内沿坊墙四周有通道。元代李好文编撰的《长安志图》中有唐长安的《一坊之制图》和《皇城南坊之制图》，即绘有该通道（图 2）。从其和十字街一起出现于图中可推论，当时人们将其与十字街一起视为里坊内部的主要道路，如此，可称之为沿墙街。

关于这种沿墙街，文献中亦有记载。但由于唐代里坊内部的街道没有明确的名称，所以极易将十字街和沿墙街混淆，需要仔细甄别方能分辨。十字街是里坊中最为重要的街道，也是确定方位的重要参照系。文献中关于十字街的具体描述有东街、西街、南街和北街之称，但是，《长安志》中有：“（敦化坊）南街之北，净影寺”、“（崇

义坊）南街之北，博陵郡王崔元暹宅”的记载。按常理分析，只有东西向的街道才有“街之北”的说法，而这两条记载却写明是“南街之北”，实与常理不符。而且崇义坊属于皇城之南的东西四坊、南北九坊之列，只设有横街，但上文述及之南街明显非此横街，因为《长安志》中有明确的以横街定位的记载，如“（光宅坊）横街之北，光宅寺”、“（长兴坊）坊内横街之南，中书令张嘉贞宅”。特别是书中还有“（崇义坊）坊内横街之北，招福寺”一段文字，这样，同一个崇义坊内，出现了南街和横街两种不同称呼的街道，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南街不是横街。此外，《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务本坊）国子监，半以西。监东开街若两坊，街北抵皇城南，尽一坊之地……坊内南街之北，先（应为“光”）天观。”^⑧既然国子监占据了务本坊西半部，并在里坊中央开辟了一条南北向的街道，直通皇城，那么又何来光天观位于坊内南街之北的说法？对于这些记载，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南街实际上就是里坊南面坊墙内的沿墙街。上述例子也进一步证实沿墙街是街道，而不是巷或曲。至于沿墙街的宽度，不仅文献记载阙如，也不见于相关考古发掘报道。由于这种沿墙街紧临坊墙，从功能角度分析，交通流量应该小于十字街，其宽度亦应小于十字街，即小于 15m。^⑨这一推论有长安大街的设计可为之佐证。长安大街的宽度以通往城门的大街为最宽，其次是不通城门的大街，而沿城墙的街道宽度最小。可见当初设计道路时，是充分考虑到道路的交通流量的。因此，沿墙街小于 15m 的推论是可能的。

2.3 十字巷

唐代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巷的记载。如《全唐文》卷 517《述初赋》载：“时步自中禁，休于里巷。”《新唐书·张嘉祜传》：“昆弟每上朝，轩盖导盈闾巷。”《新唐书·郭子仪传》：“（郭子仪）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

杨鸿年先生认为文献中提到的巷一般就是指十字巷。^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恐有不妥。因为里坊分为十六个小区块，是建国后的考古发现，而不见于文献记载，十字巷和小十字街也是学术界依据考古发现所提出的称呼。因此，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文献记载中的巷究竟是指十字巷还是泛指里坊内部小路，抑或另有所指。

从永宁坊和怀德坊等的考古发掘看，由大十字街划分而成的四个区块中，十字形的小巷又将区块一分为四，从而形成一坊十六区的格局。十字巷的宽度，也是通过考古发掘得知的。建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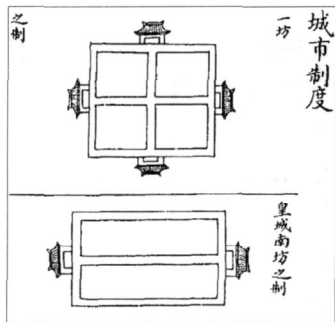


图 2 唐长安一坊之制和皇城南坊之制
Fig.2 Map of Lifang in Chang'an in Tang dynasty
资料来源：李好文，《长安志图》。

在永宁坊东南隅发现过十字巷，然多被破坏，保存得不好，其东西向小巷的残存宽度仅 2m 多。此后，这一数据被许多学者认定采纳为十字巷的宽度。但 1987 年安定坊的考古发掘发现，位于安定坊西北隅的十字巷，东西向的宽 6m，南北向的宽 5m。^⑪由于安定坊十字巷遗址保存比较完整，笔者认为其宽度可靠性要大大超过永宁坊十字巷遗址，^⑫这样，巷的宽度当为 5~6m。可惜这一考古成果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许多文章在论及十字巷宽度时，还是采用 2m 的数据。

2.4 曲

曲是坊内小路，在里坊的道路体系中处于最低一级，宽度最小而数量最多。曲的宽度，不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报告。^⑬描述当时长安平康坊歌妓生活轶事的《北里志》有一些关于曲的记载，我们可依此进行分析。“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这段文字反映了平康坊东北部有三条曲，为妓院集中地。“诘旦诣其里，见能之（为一妓女——笔者注）在门，因邀下马。予辞以他事，立乘与语”，这一记载反映了曲内可以骑马，则其宽度一般应不小于 1.5m。“予有事北去，因过其（妓女刘泰娘——笔者注）门，恰遇犍车返矣……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于门矣。”犍车即牛车。驷，本义为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或驾四马之车，在这里是车马众多之意。安定坊十字巷遗址中曾发现轨距为 1.32m 的车辙遗迹多条。1992 年在对平康坊与宣阳坊之间东西向街道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一些成组对应的车辙，宽度约在 1.35~1.40m 之间。既然牛车可以通行，则曲的宽度也应不会小于 1.5m。平康坊“东回三曲”，是当时妓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人流和车马往来众多，曲内车马应该可以交会，这样曲的宽度当有 3m 左右。只是“东回三曲”是妓院集中地，性质不同于里坊中居住性质的曲，不知是否存在因人流和车马通行量较大而曲也较后者更宽的可能性。但根据文献记载，普通的曲也是可以骑马甚至跑马的。如《太平广记》卷 343《李德裕》：“（李德裕）忽于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卷 348《郭元振》：“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卷 306《卢佩》：“忽见一白衣妇女……乘一骏马，从一女童，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曲的宽度采用 2~3m 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2.5 里坊的三级道路体系构成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唐长安里坊道路体

系可以分为三级：一级是十字街和沿墙街，前者宽度为 15m，后者则小于 15m；二级是十字巷，宽度为 5~6m；三级为曲，宽度为 2~3m。

3 唐长安里坊道路体系的规划原型

3.1 曲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产物，其布局有一定的规律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里坊被十字街分割为四个区块，十字巷又将各个区块一分为四，从而形成十六区的布局形态，已经非常明了。但是，曲的分布模式是怎样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已有的两种观点都认为，曲是自发生成的，分布是零乱和不规则的。如董鉴泓先生指出：“住户间之间的小巷坊曲，也是自发形成的，坊里内部布置相当零乱。”^⑭笔者对此持相反意见。笔者认为，隋唐长安里坊内部曲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规划的产物，其分布还是有一定规则和模式可循的，理由如下：

(1) 里坊建设有一定的统筹规划。

曲的分布规整或是零乱，与里坊的规划和建设管理关系极大。从十字街和十字巷的布局看，道路体系至少到十字巷这一级，是事先设计好的，因此里坊是有一定规划的。据《通典》记载，隋代规定：“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唐代是“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虽然上述史料并未提及城市园宅地分配情况，却也为我们透露了些许信息，即当时城市居民的园宅地也应该有一定的分配标准，而且住宅占地与身份等级有所关联。既然里坊内部住宅占地有一定的面积标准规定，而曲又是划分地块的重要手段，那就需要一定的规划，否则，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傅熹年先生也指出，隋营建大兴城（长安）时，宫室、官署和一些官员的府邸是由将作监主持修建的，坊内住宅则是把土地划定地界后由居民自建的，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必定有拨地标准和住宅等等的限制，才能公私并举，同步建设而不致各行其事。^⑮所以，笔者认为，曲应该有事先的规划，有一定的布局规则。

(2) 严格的编户组织需要规整的路网结构。

里坊最早称为“里”或“间”。一般认为，“里”是有一定居民户数规定的聚居基本单位。但从《周礼》“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

为军……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里”的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活聚居，它实际上是按人口数量进行管理的社会基层组织。隋唐也沿用这一制度。隋代“里”的组织是“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10]唐代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11]

自西汉实行严格的编户制度后，“里”又成为封建政府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兵役的重要单位。由于这些都建立在严密的聚居组织基础上，因此，历代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里”的组织和管理，隋唐也不例外。虽然，长安城的里坊面积比较大，一坊之内可容纳好几个“里”，^[12]但在组织管理上并不会因此而松懈，否则不利于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兵役和治安。由于人口管理对于国家十分重要，因此如有脱漏增减，不但要严惩当事人，而且还要追究里正的责任。《唐律疏议》就规定：“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答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13]“若部内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答五十。”^[14]笔者认为，严格的编户组织需要比较规整的路网结构，曲的零乱分布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对“里”的严密管理，因此，曲的布局应该有一定的规划考虑。

3.2 曲的走向分析

曲的走向，我们可以根据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分析。

“忽见一白衣妇女……乘一骏马，从一女童，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15]这里的曲是东西走向的，否则，不可能骑马从曲的西边疾驰东过，又复自东来。这说明里坊中分布有东西走向的曲。

《太平广记》卷100《张无是》记载：“（一群人来坊内抓走张无是的妻子和同曲富叟王翁）天晓，闻南邻哭声，无是问之，则王翁死矣”，这里的曲应该是南北向的。若是东西向的，则不可能有南邻。这又表明里坊中还有南北走向的曲。

此外，有学者认为坊内还有方位是斜着的曲，其依据是唐诗有“长安大道连狭斜”句^[16]。他们解释道，狭是说不宽，斜是指不正，因此有些曲的走向是斜的。实际上，这种理解犯了望文生义之误。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有“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两句。车子通行与巷的宽度有关，与其方向是正是斜无关，此处“狭斜”，实际上是狭窄的小巷之意^[17]。因此，“狭斜”并非只有又斜又狭之意，对其解释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长安大道连狭斜”出自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

与“青牛白马七香车”一起位于全诗之首，此“狭斜”的意思与前文“长安有狭斜”相同。结合全诗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长安城里四通八达的大道与密如蛛网的狭窄小巷交织着，无数的香车宝马，川流不息。的确，在里坊内部路网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能排除产生斜曲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代表必然性，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支持里坊内存在斜曲的有力史料。而且，即便有这种斜曲，相较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曲而言，数量也是很少的^[18]，不具有代表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里坊内部的曲是东西和南北走向的。

3.3 两种不同走向曲的数量比较

就文献中有关曲的记载分析，东西向曲的记载要远远多于南北向的曲。

《北里志》记载的“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是东西向的三条曲，否则不可能有“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的说法。由于“东回三曲”又分别被称为南曲、中曲和北曲，这就为我们判定其他记载中的南曲和北曲走向提供了参照。《太平广记》卷384《李及》记载：“（李及在阴司被放还时）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此处南曲是东西向的曲。“（李僊伯）忽于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19]中的曲也应该是东西向的，否则不可能称下曲。而且既称“下曲”，则可能还有东西向的“上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这第一曲也应该是东西向的。再者，既然是第一曲，则势必还有几条东西向的曲。此外，《李娃传》载：“至里（宣阳坊）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此曲也是东西方向的。而能明确判定南北向曲的记载，就笔者所见，仅有《太平广记》中《张无是》一文提到的曲。此外，文献中有下曲、南曲、北曲等的东西向曲的称呼，而不见能反映南北向曲称呼的记载。所以，从文献记载情况推断，当时里坊中的曲应该是东西向的曲占多数。

从住宅的朝向设计考虑，这一观点成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长安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对日照的要求比较高，建筑物朝向以南北向设计为佳，院落组织和住宅内部交通流线一般也以南北方向为主。这样，以东西向曲来组织里坊内部的居住，与住宅朝向设计上的特征配合较为理想。

3.4 里坊街区中曲的组织

在由十字街和十字巷划分而成的里坊十六个

小街区中,曲是基本的骨架。曲分隔成的长条形地段由若干里坊居民的住宅院落并联而成。笔者认为,里坊内部东西向曲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南北向曲的情况表明各院落应该是以东西向曲来联结的,东西向曲成为划分地块的基本手段,而南北向曲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这样,在东西向曲和南北向曲组成的街区路网结构中,以东西向曲为主要骨架,而且,东西向曲应是横贯街区,南北向曲则不一定贯通街区南北。街区的空间肌理,也表现为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形地段的组合。

3.5 唐长安里坊道路体系的规划原型

综合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唐长安里坊街道的规划原型应该是方格网的道路体系,道路等级分为三级;东西走向的曲多于南北走向的曲;主要以东西向的曲联结各住宅院落,地块的划分亦以东西向曲为标准;由于园宅地分配标准与身份等级和在户人数等均有所关联,园宅地的大小是不同的,其进深也应该有差异,由此,曲之间的间距应该是不一致的(图3)。

或许有学者不认同这个结论。依据他们的观点,方格网的道路体系不利于封建统治者严格控制和管理里坊居民,而树枝形的路网由于通达性差,有利于控制居民的通行线路以加强监管,从而更具被采用的可能性^[26]。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就可发现无论是夜禁制度还是严格的向街开门制度,其重点都在封闭的坊墙。所谓“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27]的论述,也是着眼于此。而且,在里坊被封闭的坊墙所环绕的情况下,控制交通流线关键在于加强坊门管理。

4 唐长安里坊道路体系的实际情况

不可否认,长安里坊内部道路体系的实际情况要比规划原型复杂得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里坊并不是纯粹的居住区

虽然里坊内部以居住用地为主,但实际上里坊却并非一个纯粹的居住用地的概念。精确地说,里坊是被长安干道划分而成的一个个规划地块。除了住宅外,军营校场、一些政府官署和大量的寺庙,也都分布在里坊里。如安善坊有教弩场,务本坊有国子监和光天观,宣阳坊有万年县廨和净域寺,光德坊有京兆府廨、慈悲寺和胜光寺,长乐坊有大安国寺,靖善坊有大兴善寺,保宁坊有昊天观。这些官署寺庙往往占地面积很大,

如教弩场“尽一坊之地”,国子监“(坊)半以西”,大安国寺“(坊)大半以东”,大兴善寺“尽一坊之地”,昊天观“尽一坊之地”^[28]。这样,在其用地范围内,十字街和十字巷的格局能否保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至于曲,存在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4.2 贵族官僚住宅对里坊路网的影响

里坊中贵族官僚的住宅也往往规模宏大,如魏王李泰的住宅占延康坊四分之一。安史之乱后,一些贵族官僚更是争相大兴土木,扩建住宅。《长安志》载:“及安史两逆之后,大臣宿将竞崇栋宇,无复界限,力穷乃止,人谓之木妖。”郭子仪,“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29]。这些营建活动,势必对里坊内部的路网产生较大影响。如安定坊的发掘遗址中就发现小十字巷的南北巷曾被两道东西墙切断,根据遗存情况,考古工作者分析,是在盛唐时为富豪大家所兼并,扩建大宅院时筑墙将南北街割断^[30]。

此外,唐代规定,三品以上的贵族官僚之家可以向坊外大街开门。如此一来,导致一部分沿墙街被划入住宅用地范围,造成了沿墙街的不完整。

4.3 侵街造舍之事屡禁不止

里坊中还存在着大量侵街造舍之事。如节度使韦让,就曾“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31]。此外,《唐会要》卷86《街巷》记载:“太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可见,此类行为是屡有发生。虽然,这些违章建设活动遭到了政府的严厉打击,但无疑会对路网产生一定影响。

4.4 里坊中建筑物和用地的兴废更替

作为隋唐两个朝代都城的长安,里坊内部建筑物和用地的兴废更替是比较常见的。《长安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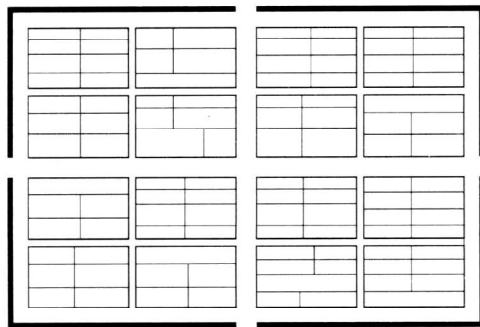


图3 唐长安里坊道路体系规划原型

Fig.3 Prototype of Lifang road system planning in Chang'an in Tang dynasty

就有大量关于这种情况的记载，如光德坊内的尚书左仆射刘仁宅，在刘死后为尚官柴氏居住，后来又改为光德寺；宗楚客在醴泉坊中建造住宅，占用波斯胡寺用地，就把波斯胡寺移到布政坊西南隅的祆祠西面。在建筑物和用地兴废更替的情况下，路网调整变化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正是因为诸多因素的存在，导致长安里坊内部实际存在的道路体系要比规划原型复杂。如《北里志》所载平康坊“东回三曲”中有“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一段话，意谓靠墙的是曲，这就和原先沿墙街的结论发生矛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正是道路体系的规划原型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演变的结果，这一例子实际上为上文的分析作了最好的注解。

当然，我们在认识到实际路网复杂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规划原型的存在，因为前者是基于后者变化的结果。而且，唐政府对街道的管理力度是很大的，如对韦让侵街造舍事件的处理是：“敕旨，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毁拆。”^②考虑到韦让既是节度使，又是汾阳公主丈夫的身份，可以说政府对街道的管理措施是非常严格的。《唐会要》卷86《街巷》也记载：“大历二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基于唐政府对街道的严格管理，笔者认为，实际路网与规划原型之间的差别应不会太大。

5 结语

由于缺少翔实的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也比较少，目前对唐长安里坊内部规划情况的研究还非常不足。上述有关里坊内部道路体系的认识，也仅是一家之言，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尚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证实。笔者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唐长安里坊规划问题的深入研究。

注释 (Notes)

- ① 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 (第三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52-54.
- ② 孙晖, 梁江. 唐长安坊里内部形态解析. 城市规划, 2003, (10): 66-71.
- ③ 小十字街也称为十字巷。由于容易与大十字街相混淆，因此笔者在文中采用十字巷这一称呼，大十字街就直接称为十字街。
- ④ 当然，对于只设置横街的里坊而言，应该以横街

替代十字街。但本文是关于长安里坊内部路网规划的总体研究，为了行文的简洁，结论主要针对多数设置十字街的里坊而下。下同。

- ⑤ 宋敏求. 长安志.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 考古, 1963, (11): 595-611.
- ⑦ 1987年安定坊的发掘中发现该坊东西向大街实测宽度为20m，较其他各坊的十字街宽出5m左右。这一情况不知是否与安定坊属于皇城两侧的六列坊之列，是规模最大的里坊有关。由于该数据目前仅为孤例，因此笔者仍采用15m作为十字街的宽度。
- ⑧ 据阎文儒、辛德勇等学者考证，“先天观”应为“光天观”。可参阅《两京城坊考补》和《隋唐两京丛考》。
- ⑨ 从道路宽度的下限分析，沿墙街的宽度肯定要大于十字巷的宽度。
- ⑩ 杨鸿年. 隋唐两京考.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261-263.
- ⑪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 考古, 1989, (4): 319-323.
- ⑫ 永宁坊十字巷2m多的宽度仅是残存的宽度，也就是说实际宽度应该大于2m。
- ⑬ 孙晖、梁江两位先生从十字巷是曲和十字巷宽2m的前提来推论曲的宽度为2m，但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知道这两个前提实际上均不成立。
- ⑭ 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 (第三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54.
- ⑮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437.
- ⑯ 《隋书·食货志》。
- ⑰ 《旧唐书·食货志》。
- ⑱ 如兴道坊就有五“里”。《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八年六月，关中暴雨成灾，“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余家俱失”。以百户为“里”计算，兴道坊应有五个“里”。
- ⑲ 《唐律疏议》卷12。
- ⑳ 《唐律疏议》卷16。
- ㉑ 《太平广记》卷306《卢佩》。
- ㉒ 杨鸿年. 隋唐两京考.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266.
- ㉓ 古乐府还有另一首《长安有狭斜行》(也称《相逢狭路间行》)，句首为“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两首诗的结构和内容相似，进一步证实“狭斜”可作狭窄小巷解释。
- ㉔ 因为长安城地势比较平坦，适合方格网道路体系，也便于划分地块。而且十字街、十字巷

和沿墙街都是方正格局的。

- ②⑤ 《太平广记》卷 343《李僖伯》。
- ②⑥ 孙晖,梁江.唐长安坊里内部形态解析.城市规划,2003,(10):70.
- ②⑦ 吕大防《隋都城图》。
- ②⑧ 宋敏求.长安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②⑨ 《旧唐书·郭子仪传》。
- ③⑩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考古,1989,(4):319-323.
- ③⑪ 《唐会要》卷 86《街巷》。
- ③⑫ 《唐会要》卷 86《街巷》。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宋]宋敏求.长安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上接第 80页)

献 5 第 2 页。

- ⑨ 参考文献 1 第 9-52 页。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
- ⑩ 参考文献 1 第 15 页。
- ⑪ 唐长安坊数的变化详见参考文献 9 第 229-232 页。
- ⑫ 同⑩。
- ⑬ 参考文献 10 第 442 页及 473 页。
- ⑭ 参考文献 10 第 500 页。
- ⑮ 参考文献 11。曹尔琴先生认为:“各组里坊的长宽并不一致,这是和街道的设置密切关系的。长安城内主要街道都是通向城门的,两个相邻城门之间的距离不相等,所以通向城门的街道之间的距离也不相等,这就使街道两旁里坊的大小也不尽相同。”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是皇城城门的位置决定了里坊的大小不一,而皇城与宫城优先的规划方式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 ⑯ 参考文献 8 第 641 页。
- ⑰ 参考文献 1 第 30 页,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
- ⑱ 参考文献 12 第 163 页。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3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5 [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的居住区[J].城市规划汇刊,1986,(3):36.
- 7 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1-39.
- 8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考古,1978,(6):409-425.

- 2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3 王才强.隋唐长安城市规划中的模数制及其对日本城市的影响[J].世界建筑,2003,(1):101-107.
- 4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M].王双怀,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 5 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M].李庆,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6 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J].考古,1963,(11):595-611.
- 7 秦浩.隋唐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8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J].考古,1982,(6):640-646.
- 9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10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 11 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J].人文杂志,1981,(2):83-88.
- 12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